

- 《锚地》
- 《囚鸟》
- 《绿，悄悄染遍草地》
- 《寂地》
- 《星期三，再见！》
- 《女兵连第一个男家属》
- 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
- 《迷路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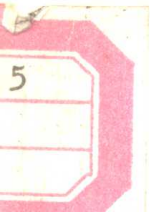
★ 燕 燕 著

星期三再见

XINGQISANZAIJIAN XINGQISANZAIJIAN

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，探讨现代婚姻情爱、伦理道德。生动描写战争与平时男女士兵的生活。《星期三，再见！》描写一位女青年与名演员的交往，高雅与庸俗，矛盾对立的人格面具；《锚地》则是一对军校生的爱情风斗辛酸史和不幸婚姻，表现了对人欲横流物欲横流世界的叹息和困惑；《女兵连第一个男家属》通过对女兵眼中的男子汉形象，表达了对幸福内涵的理解。



I 247.5
1461
2

XINGQISANZAJIAN XINGQISANZAJIAN

067150



燕燕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JI FANG JUN WEN YI CHU BAN SHI

星期三再見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 名：星期三，再见

著 者：燕 燕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（邮政编码 100034 · 电报挂号 6550）

封 面：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版者：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

印刷者：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

装订者：北京朝阳区京峰装订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960毫米 1/32

印 张：8.75

字 数：165,000

版 次：1993年3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001-3,000

书 号：ISBN 7-5033-0387-5/I·442

定 价：4.2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睿智的感悟

——为燕燕小说集作序

叶楠

这是一部军队年轻女作家写的小说集，是用心书写的。

我读女作家的文字，常常有自愧不如的感觉。她们具有的感悟世界的敏锐心灵，透过这样的心灵创造的文学艺术世界，玲珑剔透，亲切奇妙，且具有出其不意的独特的清新构意。燕燕就是这样的女作家。

你随意阅览哪个篇章，无论是写和平时期的，还是写战争的，她所描绘的图景、清颖的文字、可见的人物、文章的节奏气韵，都会领你进入佳境，都会引起你的遐想和思考。

她极善于营造泼染氛围，用简练的文字。

“烧焦了的橡皮臭，棉花臭，肉臭，钢板臭，无限辛辣刺鼻，宛如年代久远的古墓被挖开。烧成半截的干木头焦炭，还在咋吧咋吧发出声响，偶而进出星星点点火珠。坦克钢板融化后又冻结了，变成离奇古怪

的形状，一幅现代派图画似的显示着什么意义，炮口向上向下，像树杈子刺向天空和雪地……在灰烬中还有只特别长的腿撑着奇大的皮靴……”这是作者在战争小说《迷路》中，画出的激战后的战场。看那“钢板臭”，“坦克钢板熔化后又冻结了”，这是战场上的人的特有的感受。主人公就在这片被炮火撕裂的土地上走着……残破的土地和他的心绪相映照，烘托起浓烈的苍凉来。值得提到的，《迷路》是直接写战场的，却没写枪林弹雨，也没写肉搏，只写了一声炮响，然而处处使你看到战事的激烈和残酷。这全是由于作者有睿智的感悟。感悟，是一个境界，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必备的境界。能否感悟，是区分作家和非作家的界限。

作者的每篇小说，都不乏如此精彩的段落。

这个集子，大多是军队题材的小说，而且主要是写女军人的。军营似乎和女性有一种天然的悖逆，但这种悖逆却显现出女性的五光十色的性格光辉。《锚地》、《绿，悄悄地染遍草地》等，都是写和平时期女兵日常生活的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，写了她们的欢乐，也写了她们的痛楚，更多的是写她们深切的思考。我很喜欢《绿，悄悄地染遍草地》这个中篇。这是一篇把人物搁置在病房中的小说。这样的小说，中外都有过，然而这一篇，有它独特的韵味。主人公——一个女军人，带着时代给予的心灵的创伤和病痛，来到病房，和与自己命运不同而又相似的人们相聚，他们相濡以沫，就像是相互搀依着，在大海中与惊涛搏击，挣扎着游向彼岸，终于，他们看到了悄悄染遍草地的绿

……平淡中有波折，悲凉中有温馨。作者既没回避生活中的凶险的暗礁险滩，也让人看到了怡人的绿，希望的绿。人的整个人生航船，不都是这样的么，总在险阻和希望之间前进！

燕燕是位聪慧的作家，也是个勤奋的作家、多才多艺的作家。她既写小说，又写话剧、报告文学，还彩绘电视屏幕，均有丰硕成就。

她是在军营里长大的，又在少小的年纪步入军人的行列，经历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坎坷。生活的砥砺，使她目光锐利，使她火一般的热情中蓄含着冷静。她的风帆已经扯到桅顶，已经舒展的张开，已经拢满了劲风，正迅猛地驰向成熟。

我希望和相信读者喜欢这本小说。

目 录

序 言..... (1)

中篇小说:

锚 地..... (1)

囚 鸟..... (49)

绿, 悄悄地染遍草地..... (97)

寂 地..... (162)

短篇小说:

星期三, 再见! (214)

女兵连第一个男家属..... (230)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..... (242)

迷 路..... (248)

代后记 (创作谈) (269)

锚 地

落日仍旧那么威严地俯视着戈壁沙滩，漫天的尘土掠过去了，远处的沙海黄闪闪的一片。火车站在苍茫的暮色中透出了静穆与庄严。绿色的火车轻轻喘息着，像一个细长而有弹性的铁犁，只等待一声呐喊，就奔向茫茫大漠，划出那沸腾生活延伸的曲线。

边疆车站的迎来送往也不同于内地那种嘁嘁嚓嚓、唧唧我我的小气劲儿。汉子们把老婆娃娃和大包的衣物，攘一块塞进车厢，便一摆手晃晃悠悠地走了，还把鼻涕和浓痰连同莫合烟头一路抛给了站台。大皮靴后掌上的铁钉咣咣作响，在水泥地上磨出火花来。粗壮的女人们挟着儿子扛着提包喜眉笑眼地找着座位。在这纷纷攘攘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女兵——一个模样不坏的女兵。看来她是这辆列车上唯一的女军人了。一双东张西望的好奇的眼睛，细皮嫩肉，小手都白生生的。那娇小玲珑的身材，一阵黄沙漫卷就能刮跑似的。胸前还挂着白色校徽。

在她身旁站着两位上年纪的看上去很有点身分的老人，很热情地为她拎着巨大的网袋，塞满了当地特产哈密瓜、杏包仁、葡萄干，以及绿得透明的马奶子

葡萄……老太太细致周到地叮嘱个没完：“江夏，这次来得不是时候啊，又就这么几天。新疆最好的季节是七、八、九月。现在什么果子也没有了，马奶子是秋天买下的。路上吃吧，又解渴又止饿，含有大量维生素，有营养，决不会坏肚子。长途列车有时候碰上断水啦，你就不怕啰……”

“是啊，来得不是时候。”老头也遗憾地啧啧嘴巴。

“噢，进疆今天值班，外科有急诊病人，走不开。不能来送你，真是的……”老太太已经第四次为儿子解释着，用眼神瞥着姑娘的脸色，唯恐她有不快。

“没关系。阿姨，我知道。”江夏笑笑。

“这么几天假期特地跑这么远，真难为你……你真是个好姑娘。进疆也总在我们面前夸你功课好、心好，他总是惦记你……”老太太抓住姑娘的手，眼圈红红地动了感情。姑娘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又摇头又点头地听着，这几天她听了一遍又一遍了。两位老人在她面前总有一种唯恐怠慢唯恐失掉未来儿媳妇的恐慌感。这使她很窘。军医大学毕业分配之前领导给了七天假，算是对她们分队在医院半年实习中大强度工作量的补偿。她拎上提包就决定到王进疆实习点来了。为了爱？又不全是。也许是向往这神秘的沙漠，也许是想谈谈关于毕业分配的抉择问题，或许有某种“确定关系”的意思，看看他的父母、家庭……总之，她并没有想到这么多，但却神差鬼使地自费旅行来了。

子爵号——这是她乘坐飞机的名称。听上去那么阔气。从民航售票处走出那一瞬起，她就品味着这个

高雅的公爵号，为这次西行壮举而激动不已。她生平第一次坐飞机，是这架飞机上唯一的女性公民，确切讲是唯一的女军官：除了枪，全副武装。

偏偏第一次乘飞机就不顺利。由于怕误了去机场的时间再加上胡思乱想，她竟然失眠了。清早六点半便赶到民航班车处，待汽车到机场时喇叭里通知：“因天气关系飞机不能按时起飞，请旅客们稍等……”五个小时后，骂骂咧咧的旅客被放行登机，要不是等候中有一顿免费的午餐，相信人们会更加愤怒。她没来得及找到开水吃片“晕海宁”，便匆匆跟上队伍。最主要是这药早吃了白搭，科学方法是上车（机）前半小时服用，她只好溜进旁边标有 W·C 字母的厕所里，喝了口生水才吞下一片药，这是她的毛病，不会干咽药片。好在厕所里香喷喷的（她找不到香味儿从何而来），没产生生理上的反映，最讲卫生的未来的军医此时也顾及不了这许多。从飞机刚起飞的时候，江夏那种欣喜便转化为恐惧，她头一次想到飞机的安全系数问题。她饱尝了坐飞机的痛苦：耳朵在鼓，咔咔作响，疼得钻心，胃好像在翻江倒海般沸腾，只想吐。她不知所措，只顾紧紧抓住安全带。碰巧旁边坐着一位外国老头儿，总是用慈祥友好的笑容望着她，弄得她笑也笑不出，哭也哭不出。没想到过了一阵儿，她感到头上、军装上有滴滴嗒嗒的液体流在上面，抬头一看，竟是同机前排的胖老头带的什么咸鱼溶化了，又腥又臭的水流下来，而货物的主人正在打呼噜。这下子她再也憋不住了，抓起清洁袋便大吐，吐得像井喷，一

时间空中小姐和所有的异性旅客都很关注这位女兵，慷慨递来一堆清洁袋。还好，四小时的飞行间她只吐了三袋……天哪，她恨死了自己，干吗要花钱买罪受？！哼！还不是为了王进疆，突然她觉得很委屈。本来她是个上海姑娘，在繁华的城市长大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也有着一定会幸福的前景。宁静的黄浦江畔，泊着她的童年、少年，泊着她的淡蓝色的梦……鬼知道，她考上了军医大学，后来偏偏又爱上了个大西北来的小伙子，后来偏偏又出了那件事……

飞机盘旋下降时，江夏透过舷窗下望，刚才那没完没了的黄色调变了，只见东面有一座海拔约五千多米的山峰，宛若童话里的银塔晶莹闪光。有人告诉她，那叫博格达峰。等她从飞机里走出来对进疆挥手时，大有死里逃生的感觉。进疆一家都像恭候贵宾一样站在明亮的候机楼前迎接她，问寒问暖的老夫妇身后跟着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司机，不吭不哈地帮客人取行李。没过几分钟就把江夏安置在一座十分现代化的大宾馆里住下，把早已订好的房间钥匙牌交给她时，她终于有机会问一声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博格达宾馆。条件还可以吧。”老人环视房间笑着问。

她站在房门口不肯走进去。瞧着屋子里豪华的东方式地毯、沙发、落地灯、软床、彩电，以及按键式红色电话犹豫着：“住这么好的地方每天多少钱？”

“不贵，十三块。”老太太也笑眯眯的。

天哪，她住不起，也没带那么多的钱，压根儿没

有这份预算。她不满地瞅瞅进疆，心想也没有这样的摆阔法儿呀。

“哦，咱家在搬家，打包、装箱一片混乱。我爸爸离休回口里，安置到南京干休所。”王进疆连忙解释。

“三十多年的老边疆啰，该回去啦。”老人指指自己的白头发。

“就是，要不是搬家还能这么见外，不让你住在家里？房费已经预付七天的了，你就别管啦！好好休息好好玩儿。”老太太急忙地拽走了老头子，把儿子和称心如意的未来的媳妇关在了屋子里。

这不容分说的架势打破了她的矜持。虽然跨过了万水千山，她对他说来，仍然有着某种保留。大学五年以后的前途去向未卜，容不得你死心塌地撩上一个男人。军人的档案和命令如同一个小小的带铁钉的路牌，把你往哪里一钉，就很难再更改变动。何况明文规定军校的大学生必须要服役十五年上方能离开现役。同学都开玩笑说大学文凭是一纸卖身契。更别说他俩违反校规私下谈恋爱的“罪行”了。每想到这一点，她心里就多了一层沉甸甸的东西。

风起沙扬，卷起了站台上的冰棒纸、瓜子皮，在他们的脚下打着旋儿，迷了江夏的眼睛。

“呸呸，这里风沙就是大……反正我们要回口内了，总算离开这地方了。”老太太望着落日辉映的边城嘟囔着。江夏抬头瞥了她一眼，她弄不清这是她真诚的感受还是说给自己听的。呜——火车昂奋地鸣叫着，即将发车了。夕阳将前面一位列车检修工变成了青铜

067150

骑士，无论是他手中的小铁镢头，还是他那老羊皮大衣被风吹起的衣领，整个精壮的身躯都镀上了金黄的色泽，只听他大喝一声：“喂，解放军同志，还不上车吗？”江夏才慌慌张张把手里的人民币塞给老太太，跳上踏板，又解释了一句：“这是我的车票钱，阿姨叔叔再见！”随着列车的喘息晃动，她看见老太太不安地与老伴交流了疑惑的目光，追了几步嘶着嗓音喊着：“江夏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！——江夏，别生进疆的气！原谅他……”

那声音带着几分哀求。

原谅？谈得上什么原谅吗？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使作父母的这样惶恐不安，在过分的热情之中使人感到有些太唯唯诺诺的味道。未必是对自己，对儿子也同样有股子巴巴结结的劲头。江夏一边想着几天来的事一边把沉甸甸的网袋放到小茶几上。然后斜靠在下层卧铺上继续想心思，听着时而扬起的沙砾敲打在玻璃窗上发出的沙沙声。

是的，从江夏到达的那一天起，她就在和王进疆闹别扭。她突然发来的电报：“乘飞机××时到速来接”，把他一家吓了一跳，不知是凶是吉。眼下在分配的关键时期，王进疆很担心这件事会泄密到教导员那儿去，纸包不住火，更何况教导员在队列前多次点名强调，含沙射影地敲过警钟。江夏到边疆来看他，实际上蛮可以住到家里去，再搬家也不至于扒房顶掀铺板，主要是为了“保密”。班里同学不少人与王进疆一起在新疆部队某医院里实习，免不了常有人去他家串

门玩玩，蹭点好吃的，听听立体声音乐什么的。虽然天高皇帝远，万一发现了，保不住没人告密，分配前是“生死搏斗”，就顾不上哥们义气了。

她又一次对他感到失望。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胆怯亵渎了他们美好的感情。到底怕什么呢？

“我怕‘发配’到新疆！”王进疆说。

“你不就是新疆人？”

“谁说我是新疆人？”

“你。你不是进军新疆生的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武汉人。所以我跟江有缘份，你不也是在长江边上生的，而且是夏天……”

是啊，她出生在山柔水媚的江南，难道要归宿到大漠孤烟的天边？

江夏第一次认识王进疆时是在溜冰场上，当时他表现得那么勇敢、飒爽。

他很痛快地飞跑了几圈后停在栏杆旁边歇气儿。天特别冷，飘飘零零地撒着雪花，太阳像一只冷冰冰的发光体。王进疆听到身旁有人在喘息，回头一看，是个小姑娘，脸皮紧绷绷的，在铁栏杆附近小心翼翼地来回滑动，狼狈地张着两只手。见小伙子注视自己便也停下来东张西望，做出要等人的姿态。他望望她，又望望别处，开始判断性地注意对方。她望望他，也望望别处，开始自卫性地回避他。

等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
“六点半。”

“噢，时间快到了。”

.....

王进疆觉得姑娘没有谈话的欲望，有点尴尬。

江夏觉得对方不像坏人（她小时候在上海听说早冰场有坏人），转过脸去也望望他。他呢，脸红了，很快地又望着别处，半晌才说：“你怎么不滑了？”

“我累了。”她支吾着。

“那你一定滑得很棒？”口气中有点恭维味儿。

“不，……我第三次上冰，刚会。我很笨。”

“是吗，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还学了三次呢。”

“真的?!”

“你别怕摔，学得就快!”

“我就怕摔，会把骨头摔断的!”

“你小心点，尽量往后坐。”

“不行，往后坐会把尾椎骨摔裂!”姑娘很内行地说。

“哈哈。”小伙子放声大笑，“你真是个小面人。这么说你是学医的?”

江夏见他一笑，立刻筑起一道防线，不置可否地把眼睛转向那边一个穿国际流行色毛衣的女孩，她的毛衣上织出了闪电式条纹，在冰上作花样动作，旋转滑动时给人一种特殊的美感。她决定向别处滑去，没想到很快发现小伙子仍默默地跟在后面，带有一副保护人的架势。江夏鼓起勇气加快了速度，滑出一百米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。她忍住疼痛，也不敢东张西望，挣扎着却站不起来。小伙子上前来拉她，望着她

的眼睛：“我带你滑吧！”

“不，我习惯自己，自己学，体会体会。”她抽回在那双温暖大手里的小手，倔强地向前滑去。暗地里决心不要回头，不要摔跤！可惜，有人撞她，这一跤摔得惨极了，手臂疼得厉害，疼得她想哭……在她眼前又冒出了他，这一回他有力的手臂真好，否则她站不起来。两个人停留在冰道上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疼吗？”声音轻轻的又柔和。

“嗯。”回答乖乖的又可怜。

江夏再次抽回了手搓着，对陌生男人的警惕性在恢复。她迟疑着该怎么有分寸地摆脱他的“保护”。“哎呀，那家伙到哪儿去了？”她假模假式地嘟囔着。

王进疆也说：“冰场这么大，谁知道钻到哪去了？”好似随声附和她的意思，又补充一句：“我也在等人……噢，你等的是女的吗？”

“是男的，又高又壮。”江夏继续用目光扫着穿梭的人群。

他噢得有点失望，可是大有继续等待，不屈不挠的意思。江夏想到该回学校晚自习了，便告辞：“喂，我先走了。”他笑笑，吹起了响亮的口哨，那曲调好像是男子汉的宣言……

后来，她才知道“冰场骑士”是她们同年级的同学。在此之前两年里，他们没有正视过对方的脸。没有机会，没有欲望，当然也不好意思。上课啦，走队列啦，开会啦，甭管男生在前还是女生在前，只能盯着后脑勺。

从此，他注意到前排有个女生，梳着两根齐肩的小刷子，头发黑黑的，头皮线白白的，依稀能感到南方姑娘的温文俊秀。她也注意到有个男生头发又粗又硬，领子又脏又亮，爱说爱笑，爱打爱闹，是个活跃分子，团支部宣传委员……

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俩没有说过太多的话。在这周而复始紧张的军校生活中只有偶尔的眼光和微笑的交际。没提起去冰场玩儿的事，也没提起摔跤后的青紫块……

溜冰的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。

从车窗望去，天山山峰在云层中隐现。黄色世界的景物透着无言的悲凉。倾斜的地面，使你感到如果不是坐在飞驰的列车上，就会滑向那狭长的，在夕阳下闪着光的盐湖里去。那是一汪不动的水，旁边是泥沼或白花花的盐碱，连河滩中的石头和多年败草的枝叶上，也落上了一层白霜，湖周是一片又一片的戈壁。近处，一簇簇蓬蓬勃勃的什么植物，疏疏落落地在高低起伏的地面上深深地扎着根，在寒风中瑟缩着。

“那是什么植物？”江夏忍不住问邻座一位中年人，他刚刚玩完了扑克，正在读着本什么书。

“杨达克。”说完又埋下头去。

江夏确认他是汉族之后又问：“杨达克是学名儿吗？”

“哦，就是骆驼刺……你是口里来的吧？骆驼刺维语叫杨达克。”